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张杏玲



近期热映的沪语电影《菜肉馄饨》成为上海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热闹事，引起共鸣的是贯穿始终的上海话（上海方言）。

近年来，沪语电影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——它不仅是方言保护的载体，更是一把打开上海文化内核的钥匙。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部沪语电影《股疯》里潘虹饰演的阿莉用“阿拉”“小赤佬”砸开了股市弄潮儿的心门。而另一部拍摄于2016年的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则将沪语提升到了美学层面——程耳导演让渡部笃史饰演的日本间谍说着流利的上海话，方言成了身份伪装与情感真实之间的暧昧地带。这种

西江月·冬至

□ 逮俊生

数九寒天今起，
阳和真气初生。
江河湖泊结层冰，
玉鉴琼田万顷。

葭月暗香初孕，
芦花曼舞轻盈。
莫言大地冷霜凝，
春至枝繁叶盛。

那天周末大清早，我出发去参加由市媒组织的和在沪劳模一起庆祝建党80周年的活动，地点是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。谁知，当我赶到黄浦区六合路大巴发车点，领队说劳模们早到了。于是我上车一看，大巴前三排座位全都空着，而最后几排座位几乎都有人了，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。虽然领队上车来一个个劝他们坐前排稳一些，但老人们不为所动。当我看到了最后第三排的一位老人旁还空了个位置时，就赶紧坐下了。

发车前，直到领队点名，我才知道我的邻座居然是全国劳

孙逸

模吴佩芳老师。她的事迹如雷贯耳，沪剧《鸡毛飞上天》的故事情节我都能背得出。随着大巴前行，我非常尊敬地和吴老师攀谈起来，说她真的非常不容易，因为我是1958年9月上小学的，那时我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去民办小学，但您吴老师用爱心教好了每一个学生，使那所弄堂里的民办小学成了名校。但吴老师却乘机转移话题，问我住哪个区？我告诉吴老师我一直住徐汇

怀念吴佩芳老师

□ 马蒋荣

模吴佩芳老师。她的事迹如雷贯耳，沪剧《鸡毛飞上天》的故事情节我都能背得出。随着大巴前行，我非常尊敬地和吴老师攀谈起来，说她真的非常不容易，因为我是1958年9月上小学的，那时我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去民办小学，但您吴老师用爱心教好了每一个学生，使那所弄堂里的民办小学成了名校。但吴老师却乘机转移话题，问我住哪个区？我告诉吴老师我一直住徐汇

区，而且我岳父家就住在建国西路安亭路，离建襄小学不远。这一来，吴老师好像打开了话匣子，开始和我说起建国西路上的石库门建筑，乌鲁木齐路口的菜场，还有安亭路口的波兰领事馆等等，好似我邻家大妈一样熟识、和气、慈祥。

很快到南湖了，在大巴停下的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自己还带了一本已有多位著名演员等签名的获奖证书，想请吴老师也给我留个“墨宝”。吴老师毫不犹豫地用我准备的笔，在一处不起眼的空白处，认真地签上了“吴佩芳”三个字。我一看，不由自主地

说出声：吴老师，您的字写得真好！吴老师只是微微一笑，就和我一起下了车。

日前，惊悉我们这一代人最尊敬的吴老师驾鹤西去，我拿出老人家的亲笔签名，吴老师的音容笑貌和可贵品质顿时浮现在我眼前。

银杏为笺
诗落肩头

□ 金洪远

缓走过岁月长街；更多的则是飒飒地径直坠下，那清亮的气势，竟像年轻的生命在时光的跑道上踏出整齐的足音。如今的城市也愈发体贴了——竟留着十来处落叶不扫，任它们在初冬的街边铺开一席斑斓的锦毡，恍然把整条路点缀成一道静静流淌的风景。

此刻忽然想，若是老诗人臧克家先生仍在，他那一双洞悉世情的眼睛，该会从这满地金灿里瞧出怎样深长的诗意图来。或

许他会微微眯起眼，让目光穿过时间——忆起那年在中南海颐年堂，与毛主席谈诗论文的旧事。那时窗外，想必也落着这样一地黄叶吧，寂静里添了几分清雅，正宜伴两位诗人的话语与沉吟。想着想着，自己也不禁微笑起来：人读了诗，连遐思都染上了书的温度与影子。

风静时，我将落在肩头的那一枚银杏叶轻轻夹入书页。它边缘微卷，叶脉清晰，像是秋天亲手盖下的金色印章。合上书，抚过淡绿色的封面，心里轻轻念道：该给友人去个电话了——只说，你赠我的那本书，今秋悄悄生出了一枚会飞的诗签，载着满季的金黄与清响。

上海闲话里的光影世界

□ 叶子青

“语言伪装”的设定，恰恰触及了上海文化最深刻的特质：表象与内核的距离感。

上海方言在银幕上的功能演进，折射出上海文化从“被观看”到“自我表达”的转型。早期沪语往往作为“调剂剂”出现，满足观众对十里洋场的猎奇想象。而今，《繁花》里胡歌用沪语念诵的商战经，《好东西》中市井邻里用方言拌嘴的日常，都在构建一种“内部视角”——只有懂上海闲话的人，才能领会“腔调”二字背后的分寸感与幽默感。

更深层的价值在于，沪语电影为上海文化提供了“不可译性”的保护。普通话可以传达意思，却无法传递上海话里“糯”与“嗲”的微妙差别，说不清“适意”与“乐惠”的生活哲学差异。2021年上映的一部《爱情神话》中徐峥与马伊琍争执时那句“侬讲道理好伐”，换成普通话便失去了那种带着埋怨却又不失体面的分寸感。这种语言的温度，正是冯骥才所说的“地域文化的活化石”——它封存了一个城市独

特的情感表达方式。

当然，沪语电影始终面临一个悖论：越是地域化的表达，越难获得全国性的流通。2000年实施的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虽然为方言电影开了绿灯，但市场逻辑依然偏爱普通话的广度。贾樟柯用山西方言构建的“汾阳宇宙”能在国际影坛获奖，沪语电影却常常止步于“现象级”而难成“规模级”。这不仅是语言障碍，更是文化权力的问题——当上海文化不再具有压倒性影响力时，它的自我表达便成了一种地域性的坚守。但或许正是这种局限性，保全了沪语电影的纯粹性。

当《菜肉馄饨》票房突破2000万，《爱情神话》《繁花》等影视剧同样斩获高额票房和高收视率时，它证明了一个事实：真正的文化魅力不需要妥协！光影流转，吴侬软语。沪语影视剧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主流，但它必须存在。因为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，是没有记忆的城市；而一部不用上海闲话讲上海故事的影视剧，总隔着一层无法捅破的窗户纸。

一匹“红马”吸引了我眼球。丙午马年生肖邮票图稿在网上发布，一枚是《驰跃宏图》；一枚是《万骏臻福》，红马踩祥云呈45度角飞奔（如图），充满喜气吉祥的氛围。也使我产生众多美好联想。

古代称之为赤兔、枣骝、汗血的红马，其实是打通丝绸之路的一个成果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，拓展了贸易往来，其中杂交繁衍出体格高大、耐力出众的红马。中亚的“汗血马”传入中原，被视为红马中的极品。而“赤兔马”则是红马中的传奇。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将其描绘为“浑身上下，火炭般赤，无半根杂毛；从头至尾，长一丈；从蹄至项，高八尺；嘶喊咆哮，有腾空入海之状”。此马也成就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武圣威名。国内关帝庙前立赤兔马雕像有几十座，两岸供奉“同一匹马”我也见过，一是关羽故里山西运城的解州关帝庙，二是台北的行天宫，铜铸赤兔马雕像立在庙前广场。

传之唐朝，牧场中赤色马匹约占三成，多用于仪仗或为将领坐骑。最有名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六匹战马，史称“昭陵六骏”，其中“飒露紫”即为红马。南宋抗金时，岳飞组建了一支精锐骑兵，皆骑赤色战马，披红色战甲，冲锋时如烈火燎原，势不可挡。近代徐悲鸿的奔马图形堪比唐朝雄健红马。他在抗战期间创作了大量以马为主题的作品，表达爱国情怀和不屈精神。尺寸最大一幅《奔马》图现为国家一级文物。徐悲鸿属马，2025年是他诞生130周年。

快捷是红马特质。生肖马票象征中国速度。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规划起步之年，新寓意、新腾飞！



□ 王妙瑞
腾飞的“红马”